

我把爱情埋葬在这里，
它却开出凄美的花。

幻行天下

〈上〉

镜中少年

肖晨◎著

幻行天下

〈上〉

鏡中少年

肖晨◎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少年. 上/肖晨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8. 1
(幻行天下)

ISBN 978-7-80723-297-1

I. 镜…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5630 号

幻行天下
镜中少年(上)

著	者	肖 晨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112
印	数	3000
字	数	224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97-1
总 定 价		210.00 元(共 8 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镜中少年

念:男主角,魔界太子。金发,蓝绿色瞳孔,肤色苍白,身材削瘦。不善交际,但冷静机敏,时刻都用理性控制着欲望。

龚天离:女主角,高中生。黑发,黑瞳,身材娇小。如冰焰般刚烈而内秀,平时沉默寡言,却会在关键之时碎去冰样的表层,化为以意志为躯干的炽热火球。

旋刹:男,奥义魔法师。蓝发,蓝瞳,翼形耳,身材修长。温柔沉稳,甚至多愁善感。

白欧:男,高中生。黑发,黑瞳,身材匀称。少言寡语,刚强正直,有惊人的判断力,能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

月儿:女,魔王的妃子,念的母亲。美丽,坚忍。为了儿子愿付出所有。

玛丽:女,中西混血,白蚁小队长。棕色头发和眼瞳,身材娇小。乐观、单纯、执着。

绝:男,魔王。金发,蓝瞳,身材削瘦。所有人都认为他残忍而冷漠,但事实并非如此。

黯浩天:男,白蚁军团团长,诅咒术师。似乎对自己和战争以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但亦有温柔可亲的一面;性格复杂,让人捉摸不透。

目 录

第一章	镜中的少年	1
第二章	黑暗中的美人鱼	15
第三章	幸福的摩天轮	56
第四章	凄怨僵尸舞	92
第五章	斩刑	142



第一章 镜中的少年

序

童话说：镜子的另一边，是另一个世界。

龚天离从小就像个公主一样，活在一大堆精美的玩具和纯白的纱帐中。她每天都可以透过小小的阁楼窗子望向不远处的小路。那条小路也是龚家的财产，在天离妈妈还没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小路两旁种着很娇艳的玫瑰花。

然而后来，妈妈走了，花也没了，可天离依旧会在无聊的时候抱着布娃娃，就这么站在窗边望着荒芜的小路，那种自然而孤独的力量诱惑着她。

天离是知道的，每天当总裁的爸爸都会拎着公文包走过那条小路，待星星月亮都出来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而妈妈，曾消失在小路的那一端，再没回来。

爸爸给了天离奢华的一生，却夺走了她享受母爱的权利。当然她也并不知道母亲为何要离开，好在，她并不介意生命中是否该有个母亲。因为母亲离开的时候，她太小了，所以母亲是什么样的存在，她不知道。

她想她是真的不在意，直到十八岁那年。

那天，因为学校举行庆典而没有像往常那样上课，天离回家的时间比往常早了点。她背着书包，踏着过小路，急急地开了门，却戏剧性地撞见自己的父亲正和一个长相妖艳的女人相拥。那女人很乖巧地依偎在父亲怀中，那种让人怜爱的姿态，一瞬间勾起了天离对母亲的思念。

是惊慌，也是恐惧，天离不知怎的，竟哆嗦起来。她丝毫没有准备，她从不曾想过，自己的生命中，会再多出一个女人……





这就好像是……一场戏剧，像是，被什么玩弄了一样……

父亲看见了天离，欲言又止，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低下头去，于是天离莫名生起气来，将背上的书包狠狠砸向父亲，父亲来不及躲闪，可那女人竟展开娇小的身躯为他挡住了书包。书包砸中了女人的腹部，女人一阵轻哼，弯下腰去。

“月儿！”父亲急了，刚想上前去扶，却见那月儿一咬牙勉勉强强地立起，回头一声妖笑，道：“不得事。”

“不论你看见了什么……真正不对的人是我……很抱歉要干扰你的生活了。”月儿用柔波般的声音对天离说。她一抬头，让天离不由倒抽了一大口冷气，这女人，确实拥有足以震慑任何一个男人的魅力。她美艳异常，皮肤光滑白皙，唇娇艳欲滴，黑色的水眸大大的，半分柔媚，半分诡异，乍看之下，与天离年龄相仿，正值妙龄，但体态却意外的丰盈。

她望着天离的眸子，虽饱含笑意，却又暗含着某种勾人心魄的悲伤。

“我先走了。”月儿轻抿朱唇，玉手捂住腹部，半弯着腰慌张地踏出门去，临走前，她还不忘再次瞥一眼天离，黑珍珠般的眸子波光流转，又像是两个黑洞，一下子吸走了天离所有的思绪。

那样有神的眼睛……

天离忽然觉得，这个罩着神秘面纱的女人可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这种荒唐的想法很快便消失了。

门被轻轻关上了。

硕大的一所房子顿时生冷下来，天离和父亲一开始谁都没有先说话。

天离的思维很混乱，她已无心去琢磨月儿和父亲的关系，更困扰她的，是月儿的身份。明明什么都不清楚就出手伤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天离想向父亲道歉，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天离，我可能会结婚。”终于，父亲开口了。

在清冷的屋子里，这句话起到的一鸣惊人的效果更加明显。

天离愣了半天，终于把难以置信的目光从父亲的脸上移开。她叹了一口气，道：“是和那个月儿吗？”

果然，她真正害怕恐惧的事情，发生了。

终于有人要去弥补十多年来那个空缺的位子。终于有人要让她不得不去面对那个寂寞而悲伤的泉源了。未来的继母，会是怎样的呢……



不过她是知道的,她可以没有妈妈,但让父亲一直没有女人那是很自私的做法。她可以理解父亲的孤独,即便有点不情愿。更何况,父亲那么富有,那么仁慈,再婚也是无可避免的。

“对,是月儿没错。”父亲深吸了一口气,笃定地说道,“你可以接受她吗?”

“当然。你根本无须过问我的意见……这是你个人的幸福。我一开始确实太冲动了,还希望你原谅。”如果自己短暂的迷惘可以换得父亲永恒的幸福的话,天离也是愿意的。

可是……月儿那个样子……父亲究竟是喜欢她的外表还是内在呢?应该是外表吧?那月儿呢,看起来比父亲小二十多岁,是因为父亲有钱才和父亲在一起的吧?猛然觉得这样的婚姻有点肮脏,于是天离没再思考下去,转而去担忧另一个她很在意的问题。

“呐,月儿不介意你有孩子的事吗?”她直视父亲的双眸。身为孩子,理所当然很在意后母的态度,她甚至觉得,父亲这样疼爱前妻的孩子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说什么呢!”父亲似听到了痴人痴语,轻声笑了出来,“月儿很爱孩子的,而且,她也有个孩子。”

“是吗?她的孩子多大?”天离有了小小的好奇心。

“不知道……月儿不肯说,她只告诉我那是个男孩子,叫做念。”父亲越说越开心,似乎已在脑海里幻想起幸福的四人家庭。

望着父亲的笑脸,天离的心中一股莫名的惆怅袭来。

明明应该恭喜父亲找到幸福的……可是,她却怎么也没办法去恭喜……

那个月儿,究竟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

完成作业后,天离便关灯睡下。

十一点钟,四周寂静无声,隐隐约约能听到秒针转动的咔咔声。

天离睡不着,脑海中月儿柔媚而含着悲伤的双眸不停地眨着,她似乎在笑,却不知道在对谁笑,那笑容诡异而神秘。

这样一个拥有倾城容貌的女人,究竟是哪里的美人……

“咔”、“咔”、“咔”……

秒针的声音被寂静扩大了。

天离烦躁地转了一下身子,继续想着月儿。

“咔”、“咔”、“咔”……





秒针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似乎这并不是因为寂静而产生的错觉。天离有点奇怪，开始仔细聆听起钟声来。

“咔”、“咔”、“咔”……

声音只是响了点，并无任何异样，天离觉得这样努力聆听钟声的自己有点蠢，对着一片黑暗苦笑起来。

“咔”、“咔”、“咚”！

忽然，一声明显不同于钟表声的细微怪音猛地刺进天离的耳朵。天离本能性地从床上弹起，一边慢慢摸向墙上的开关，一边竖起耳朵等待怪音的再次出现。她希望自己听错了，也觉得事实就应该就是这样……可是墙上怎么也没办法开起的电灯的开关告诉她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冷汗从额头上落下，触摸着开关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怎么可能？难道电灯坏了吗？怎么会那么巧……天离随即想到那声怪音，思索片刻，轻呼了一口气。刚刚那声怪音说不定是开关跳闸所发出的，因此电灯开关没用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究竟哪里的电路出了问题呢？算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天离拍拍自己的胸脯，心想若不是那个月儿，自己也不会这般神经质。

撩起被角，准备再次钻进被窝，不料怪音再次发出。

那声音比前一次响多了，沉重，还伴随着木质地板的吱吱声。

天离终于听清楚了，那根本不是什么跳闸声音，而是什么人的脚步声。就在这个房间里，有人在用很缓慢的速度走动！

天离脑海中一片空白，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向房门，双手扣住门把手，却怎么也扳不动。

“咚”、“咚”、“咚”，脚步声越来越近，频率也越来越高。

天离甚至不敢回头，她疯狂地拍打着门，希望父亲能来帮她。

“咚”、“咚”、“咚”……

近了，又近了……

天离感到背后有人在呼吸，慌张地大叫起来，也就在她惊叫的一刹那，房间的灯亮了，门也开了。

天离喘息着，缓缓回头，背后，没有一个人。于是她又扭过头，猛然间，余光瞄到了门旁书桌上的镜子。



那镜子里,浮现出一张少年的侧脸,苍白消瘦,正高傲地笑着。那张脸似乎觉察到了天离的目光,仅在一瞬间,便忽然消失了。

天离紧紧盯着镜子,过了好一会儿才敢移开视线。一抬头,她忽然发现门外有个立着的人影,不禁吓得脸色苍白,倒退三步,这才发现来者竟是父亲。

“天离,我刚才听到你叫了……你这样子,究竟是怎么了?做噩梦了吗?”父亲望着女儿被汗水浸透的睡衣,满脸不解。

“爸爸,月儿究竟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天离稳了稳情绪,许久,才用沙哑的声音问。

“不知道,月儿似乎不怎么喜欢我过问她的私事……”父亲苦笑道。

“……你说,她有个儿子对不对?”

“怎么了?”父亲有点不明白。

天离轻轻摇了摇头,再看了看镜子。

那个男孩,笑得诡异而神秘,像极了月儿。

明明是高三关键时刻,但天离却一整天都提不起听课的兴趣。

昨晚的灵异事件不仅让天离精神低迷,还让她受了不小的肉体创伤。在奔向房门的途中,她由于顾不得躲闪,大腿硬生生地撞到书桌的一角,肿了一大块,无奈连走路也得学八旬老人。

如果这是月儿对丢书包一事的报复那还算了,毕竟天离自己有错在先,但问题是昨晚的事件还偏偏就没那么简单。

天离敢肯定,那镜子中的少年绝非自己的错觉。他的神情和月儿如此相像,必定与月儿有什么亲缘关系……是月儿的儿子吗?可是,他看起来差不多二十多岁呀,月儿那么年轻,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

莫非,真是碰到了常人无法了解的鬼类……

中午用餐,天离照例和好朋友小玫坐在一起。思前想后,她还是决定不把昨晚的事情告诉她。小玫并非是个会保守秘密的小丫头,而天离也并非是很愿意让别人分享自己秘密的小女人。

“天离,今天上课,你似乎不怎么有精神呢。”小玫一边啃着玉米棒子,一边使着坏眼神道。

“那是因为……”

“因为小欧欧?”生生截断天离的话,小玫迅速插进来。



天离不由一愣，随即伤感地一笑。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哪里会有心情想他啊。”她淡淡地说。

天离是喜欢白欧的，那个帅气而忧伤的男生。他总在下课后，冷漠地站在走廊上，用手托着头想着什么。天离和白欧不同班，甚至还相隔甚远，可她就是喜欢他，因为他拥有那种自然而孤独的力量。

一次体育课，白欧与他们班上的男生打篮球，白欧热了，便脱掉外套，将之挂到一边的栏杆上，然后跑去再打。天离从栏杆边路过，恰巧看见白欧的外套落到地上，于是她捡起外套，很轻柔地拍了两拍，再放到栏杆上。原来天离可以不拍的，可她偏偏手贱，这么一拍，便被敏锐的小玫发现了她对白欧的心情，于是半要挟似的，孤僻的天离和小玫成了好朋友。小玫总喜欢称白欧为小欧欧，以表示亲昵。

然而，即便喜欢的不得了，天离的成绩注定了她与白欧的距离。她是无法与他上同一所大学的，她很清楚，这份一直以来都很苦涩的感情，应该放弃了。

本来心乱如麻的天离，一时间倍感凄凉，她忽然觉得十分孤独，那种孤独也是对未来的迷惘。

冬天天黑得很早，五点半天色已经是浓郁的黑色了。

附近的居民区里传来凄婉的钢琴声，伴随着北风让人觉得喉咙深处一阵冰凉。

天离围上白色的大围巾，在校门口与小玫分了手，便独自一人迈着大步朝家里走去。

父亲今天该不会和月儿一同待在家里了吧……

是错觉吗？她总觉得，如果月儿来到这个家，那么她将会被这个家所遗忘。

太久没有接触过母亲了，以至于母亲成了她惧怕的角色。可是这种惧怕也无可避免吧，对方，可不是一般人。

“这么晚，一个人回家很危险的，为什么不找一个伙伴呢？”刚踏进一条小巷，便有一个清幽飘渺的声音传了过来。

天离吓出了一身冷汗，猛然扭头，只见月儿靠在小巷的围墙边，昏黄的路灯照亮了她的面容。

她肩披着黑色长发，一席白色连衣裙衬着凹凸有致的身材。她的笑容依旧妖艳，带着一股莫明的忧伤。

她的皮肤如同纸一样白，但看上去很舒服，并不像是电影里的女鬼。

天离有点害怕月儿，警惕地望着她道：“你是打算去找我父亲吗？”



“不，我在这里等你。”月儿如同一朵云，轻轻地飘到天离面前，顺带一个魅惑众生的笑容。

“我……我？”谁说女人不会中美人计，望着月儿的笑容，天离连话都说不完整了。月儿，实在太美了。

“我想好好地介绍一下我自己……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我不会碍着你回家的。”月儿低下头轻声说道。

“……为什么不对我父亲好好介绍一下你自己呢？他好像很不了解你。”意外地，月儿十分平易近人，甚至还有点过于谦卑，这使得天离对月儿的恐惧消除了不少。

“我十分害怕你父亲知道了真相后会疏远我。”月儿顿了顿，用哀求的眼神望着天离：“所以，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他关于我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我是你们的旁观者，仅此而已吧？”

“就是因为这样，才想告诉你的，而且，今后会有许多事情要麻烦你，所以说很对不起，要打扰你原本平静的生活了。”月儿苦笑。

“好吧，你说吧。”

天离和月儿并排走着，她能嗅到月儿身上醉人的芳香，也能感到月儿的体温。这娇小的女人，低着头，楚楚可怜的样子，是那样惹人疼爱。

“我是活了好几百年的人，曾经……不，即便是现在，也是魔王的王妃。”

“魔王的王妃？”因为之前就猜测过月儿的身份，所以天离没觉得这个说法有多奇怪，只不过一时吃惊，脑子没完全转过弯来。

“是的，魔界的最高掌权者绝，我是他的王妃。两百年前我嫁给了她，用自由换来了永生和美貌。他叫我月儿，那应该就是我的昵称，可是现在我已经记不起自己的全名了，所以，我把月儿当成自己的真正名字。”

“绝娶我，一是因为我的美貌，二则是因为他玩腻了魔界的女性，转而对人类有了兴趣。他和所有妖魔是一样的，对自己以外的生物体没有感情，只把我当作生育的工具，或者说成……处理性欲的机器。”月儿抿唇，眼神忽而犀利，美丽的瞳孔中，似含满了怒火，她的声音，也变得格外幽怨。

由于过度震惊，天离一时间无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月儿扯扯她的衣服，于是她再次迈开步子。

“你是个好女孩，无法承受太过残忍的事实吧？我这样的女人……根本没有资





格做你爸爸的新娘吧？”月儿轻轻一笑，仰头看了看天，那笑容宛如泪水，凉彻心扉。

“不，不，我觉得很配啊。”天离很干枯地安慰了一句。她一向不懂得怎么安慰别人，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紧要关头。

“那，我希望你始终那么认为。”月儿顿了顿，抿唇轻笑，“我除了长相便一无所有，在绝众多的妃子中，是最无能的一个。幸好绝还是有点在意我的，所以尽管我饱受欺凌，但还是活了下来。那段日子里，我的眼泪都流尽了，若不是我有了念，我可能会自杀。

“念，是我与绝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他传承了我身为人类的对别人的感情，懂得对我的爱的回报。他护着我，让我的生活有了一丝曙光。

“念的身体拥有‘混血优势’，即因人魔混血而天生具备了强大法力。绝觉得他很有利用的价值，便给了他许多权利，甚至封他为太子，于是为了防止太子之位被掠夺，念不得不过充满血腥的生活……我不愿意看念成为那个样子，于是我就私自带念逃来了人界。我深信一个拥有丰富感情的生物是无法幸福地活在魔界的，即便念对感情的认知还十分淡薄。”

那个叫念的男孩，原来是魔界的皇子吗？天离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镜中少年高傲的微笑，她想，那少年，定是念。那种不容侵犯的威严，冷漠的眼神，以及让人一看便会发抖的姿容，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天离相信月儿的话，就像相信那镜中的少年就是念一样。不知为何，在心灵深处相信，那不需要什么理性的判断，只需要感情的抉择。

“绝没有阻止你们吗？”天离问。

“我想他是会阻止的，尽管表面上没有任何行动。”月儿自嘲地一笑，“他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是迟早会回到他身边的，因为我永远是他的妃子。我知道，我只是任他摆布的木偶，只要他愿意，我没有说不的权利。可是……我还是想逃出魔界，此生此世，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健康地成长。”

“我带念来人界，还有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血咒’。拥有人魔两种血液的孩子，在拥有‘混血优势’的同时，也必须背负着血液的诅咒，那是很惨痛的代价。

“毫无法力的人之血与拥有法力的魔之血相融，那必会造成力量上的不平均。每隔一段时间，魔血的法力便会在体内攻击人血，这便是血咒。身有血咒的念，若不在一定时间内服下大量的人血，便会受自身法力攻击，全身痉挛而死。过去，念身上的血咒不经常发作，需要的人血也不多，可是现在，血咒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



越短,一次比一次厉害,我不得不带他来人界……血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等同于癌症。”“人界,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吗?”天离皱了皱眉头。虽然月儿的声音依旧平静而飘渺,可是天离感觉到了一丝难以言说的恐怖。

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背负着这样扭曲的命运。

“没错,人界,确实有办法。只要让念喝下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类的血,那么血咒就可以解除,而念也会被人血净化成为人类,好好地活下去。尽管人类的寿命也不长,可是,多活几年总是好的……”

“等等,你说,念要喝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人类的血才会好起来,可你的亲人应该早就离世了吧?啊……难道……”天离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瞠目结舌地望着月儿。

“是的,只要我再与一个男人生下孩子,并让念喝下那孩子的血就可以了。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要和你父亲结婚的……”月儿的声音低下去,她不再平静,小声地抽泣起来,“绝……就算是让念痛苦地死掉也决不允许身为太子的念变为人类……所以能让念活下去的只有我……我为了救念与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可是,我始终没办法生出孩子啊!”月儿忽然紧紧抓住天离的肩,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声嘶力竭,黑珍珠般的眸子,被泪水镶嵌上了耀眼的光芒。

“或许是绝对我下了诅咒让我没办法再怀孕,但是我相信我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所以……所以你不要责备我……我只能那么做,我只有那么做啊!”

“我怎么会……责备你……”天离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果然,月儿不是真正爱父亲的。这个可怜的女人,是那么痴狂地爱着自己的儿子。忽然,天离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竟也落下了泪水。

她想,她是一直想要这样的母亲的,只不过现在才发现。

“你会帮我吗?”月儿用冰凉的手掌抹掉天离的眼泪。那温柔的动作,又让天离鼻子一酸,她点点头,泪水顺腮而下。

到了家门口,月儿和天离很有默契地一同停下脚步。

“请不要对你父亲说这一切。如果你父亲无法让我怀上孩子,我会马上离开他,不再打扰你们的生活。到时候,念会让你和你父亲失去一切关于我的记忆。”

月儿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而那微笑,依旧妖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她轻轻走开,忽然,她又在不远处转过头来,道:“哦对了,昨天你砸伤我,念为了小



小地惩罚你一下，跑去你房间捉弄你了。我为了让你们俩早早地认识，也没阻止他，他应该没吓坏你吧？念是个好孩子，以后，这个大哥就拜托你照顾了。”

声音逐渐消失，那美艳的身姿隐于黑暗之中。

天离望着远处，淡笑着。

她知道的，那镜中的少年，马上就会闯入她的生活。如同，一场暴风雨来袭，毫无预兆。

天离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身陷如此离奇的境地。事后想来，那次月儿带着泪的倾诉，是如此惊心动魄。

父亲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魔王的王妃，天离曾经想过要去劝导他，可是她放弃了，不是因为月儿的眼泪，而是因为那激流般的爱恋。

月儿和父亲发展得飞快，还没交往几个月，便决定在近期内飞去国外进行甜蜜的二人旅游，看来结婚已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了。

星期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北风并没有像平时那样凛冽，在阳光的抚慰下，变得温柔多了。

天离穿着睡袍，在自己的小阁楼里边做作业边喝咖啡，而父亲则在楼下的客厅里整理行李。

天离的家很大，是个三层高的别墅，外带一个小阁楼。别墅的一楼大体上是客厅以及父亲的卧室，二楼是书房、电脑房还有健身房和厨房，三楼则是备用卧室，小阁楼，那就是天离自己的天地了。别墅前门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被篱笆精致地围起来，原本篱笆外围种着玫瑰花，但因为无人照料，那里现在已成了一片荒芜。由于天离的固执，那里疯长起来的野草没被除掉，因此从正面看整幢房子，会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后门处有个露天的游泳池，面积不大，已经荒废了好几年，如果下去走走，说不定能踩到许多不同种类的虫子。

天离曾一时兴起想去游泳池里荡荡，但是因为比较反感虫子，所以一直都没有行动。

“铃铃……”

客厅的电话铃响了，天离有所警觉地抬起头，一支钢笔在手里转啊转的。果然，父亲很快便在楼下大叫起天离的名字。

钢笔啪的一声落在桌上。

天离干脆地起身，大步迈向房门。临走前，她望了望书桌上的镜子。



短短的几天，念已经占据了她的脑中的一部分空间，她对这个混血男孩的好奇心正随着恐惧心理不断增加，连她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既想见又不想见……人为什么会如此复杂？

“月儿半小时后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要一起去旅行了。”见天离走下楼梯，父亲满面春光地笑着说道。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我先上去了。”天离冰冷地望了父亲一眼，很干脆地转过身子。她无法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看见父亲沉溺于幸福的笑脸，她的心便会疼痛起来。父亲的笑以及月儿的泪，一瞬间重叠起来，遮住了天离的眼睛，让她看不见光明，只觉得无比的沉重。

这个不知道谁是谁非的缺失了爱情的恋爱，仍然散发着美丽的光芒。当然，那美丽在天离看来，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刚欲迈上楼梯，父亲叫住了天离：“对了，一会念也要来啊。月儿要和我出去好多天，所以，在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念搬来和你一起住……”

“咚”，闻言仿若全身遭到电击，天离的脑子还没来得及转，双脚已率先瘫软，使她倒在了地上。

真是荒唐至极！天离边冒冷汗边在心里咒骂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父亲。就算他不知道念有多可怕，也不能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妹！而且那家伙……说不定会……吸人血啊！

天离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念满嘴是血的样子。

“天离，你怎么了？”父亲很惊异地问半躺在地上颤抖不止的女儿。

“没什么……我先去换衣服了。”天离倒抽了一口冷气，晃晃悠悠地爬进自己的房间里。无论怎么说，要给那个鬼哥哥一个好的第一印象也很重要，要不然，后果很可能真的就无法预料。

在试了许多套衣服后，天离最终决定穿棉袄上阵。

棉袄，可以使穿衣者变得憨厚可爱容易亲近，也可以掩饰穿衣者的发抖，在会见可怕的来客时很起作用。

半个小时后，门铃很准时地响了。

父亲撮着双手大跨步地去开门，天离则低着头一步一蹭地磨向门。

要见到念了，天离的心跳得比运作中的缝纫机上的针还快。

门慢慢开了。





父亲迫不及待地与月儿聊开了。

天离尽管很害怕，但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咽了咽口水，鼓起勇气努力抬头一望，顿时傻了眼。

月儿的身边，是一名高挑的少年，他的头发是健康的小麦色，金亮的发丝半遮着蓝绿色的瞳孔，皮肤雪白异常，唇色浅红，却比一般男孩的唇色稍艳一点。整体给人的感觉是相当之怪异。脸上集结着众多抢眼的颜色，而那些颜色又并非人为，可谓是极大的视觉冲击。

念穿着运动裤和衬衣，大冷天的，他竟然不扣衣服扣子，上半身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可能是因为高挑的缘故吧，天离觉得念很瘦，属于晾衣竿类型。

当然，天离万分肯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念”，绝对是镜子中出现过的那个少年！虽然当时并没有仔细观察过那少年的长相，但这样的怪异，这样的消瘦程度，却让天离百分之百地肯定了这个结论。

天离把念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后，再次将视线投向念的脸庞，她这才猛然发现，念正在对着自己歪着嘴笑，笑得很诡异，也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地笑。天离顿时一惊，也不知道这家伙已经笑了多久了。

真是让人心寒……

天离能够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立毛肌都在运动，汗毛都快把棉衣撑起来了。

“念，不许对妹妹做坏事哦。”月儿很撩人地用一只手搭住念的肩膀，结束了与父亲的寒暄。念收起了笑容，很乖巧地点了点头，跟绵羊似的。

天离一阵哆嗦。这家伙……明明是那么阴冷那么高傲的！居然装成这个样子……

“天离，我们这就出门了，”父亲也跟着说道，“好好照顾你哥哥哦。”

天离很疑惑地望了望念，然后又很无助地望了望父亲，终于很无奈地低下头，沉重地点了点头。

门关上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

天离与念四目相对，数秒后，念迈出他一条细长的如丹顶鹤似的腿。

“等等！”天离大声喝止，瑟缩了一下，仿佛那支腿是能插入心口的毒针。

念有点疑惑地收回顿在半空中的脚，随即露出一丝笑意。红唇轻翘，蓝绿色的双眸微眯，不可名状的诡异。

